

寻味宝丰

犹记那时杀年猪

●樊玉生



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——春节，在一年年日历的翻页中传承着。

过了腊八节，年味就越来越浓了。地上的雪正在悄悄融化，房檐下的冰凌橛儿被调皮的大孩子用竹竿一个一个捅下来，“啪”的一声就摔得粉碎，小孩子就抢在嘴里吮吸着，小手冻得通红通红。

街上到处都是泥泞，西院大伯穿着泥屐子敲开三奶家院门，扯着嗓子喊：“三婶，三婶，看看你家猪圈里的那头猪喂得咋样了？”说着就趴在猪圈的矮土墙上张望。那黑猪以为来人又是喂它食呢，便哼唧着走向食槽，轻快地摇着尾巴。三奶说：

“别光想好事。我这头猪食品站早号下了，说是可评一等级，价钱高着哩，再喂两天就赶去卖了，百八十块到手，一家人等着扯布做新衣裳过年哩。”

大伯和生产队长来过两三回了，一心二心想杀三爷家这头猪，可就是和三奶商量不通，过不去三奶这一关。

杀猪过年，这是庄上几辈人的老传统。一个生产队杀头猪，每家每户按人头分块肉，大户人家分个七八斤，小户人家三两斤不等。化化肥油后，炸个丸子豆腐什么的，油渣掺萝卜粉条做扁食（饺子）馅，一家人沾沾荤腥气，就算过个肥实年了。

三奶是俺庄上喂猪的行家，年头赶会，逮个猪娃子，到年尾就喂得膘肥肉厚。队上派大伯来几趟，三奶横竖就是不让庄上人杀。三奶说：“庄上人没钱，分了肉，年半载还欠钱不给，天天像讨猪娃儿账似的。好几家欠两三年了，眼看是没指望了。”大伯幽幽地说：“唉，咱庄稼人不是穷嘛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村街上传来孩子们的儿歌：“说俺穷俺就穷，腰里束根穷麻绳……”大伯闻听，一边用木棒敲着猪食槽，一边也有板有眼地唱道：

左是穷，右是穷，
腰里还束着根穷麻绳。
走哩慢喽穷撵上，
走哩快喽撵上穷。
不紧不慢正步走，
一脚踏进穷人坑。
这个脚踩住穷蝎子，
那个脚踩住穷马蜂。
蝎子蜇，马蜂拧（方言，叮），
浑身肿，浑身疼，
跑到大营请先生。
先生下手老是狠，
又是掐，又是拧，
你说心疼不心疼
……

三奶于是笑着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三四十岁的人了，还像没长大的孩子。这猪娃儿账要是队里有人管喽，还有商量头儿。”大伯拍拍胸脯，说：“这猪被你啰嗦叫一年了，辛苦你了。今年队里猪肉账包我身上了，光缺粮款就能顶一大截子哩。”

说着说着，腊月二十三就来了，一群孩子又迫不及待地在街上唱起了儿歌：

小孩儿小孩儿你别哭，
过了腊月就杀猪。
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，
杀猪割肉咱过年。

三奶听见街上小孩子们反反复复地高声喊唱，喃喃道：“孩子们想过年吃这嘴肉是想疯了，这猪也该杀了。”

大清早起，村中大杨树下就支起了黑老吊大锅，半锅水烧得直冒泡，热气腾腾的。大伯和几个小伙子就来三奶家逮

猪。等上完秤，三奶含着泪向猪身上泼去一瓢水说：“本是人间一道菜，你就安安生生上路吧。”大伯颇为动情地说：“喂养一年了，也算家里半口人呢。这‘猪下水’给您老算搭头，也不枉您老啰嗦叫那300多天。”

大黑猪四肢攒蹄被捆得结结实实，弹挣着，嚎叫着，被四个小伙子抬到大锅边的青石条上。一群小孩子胆小，不敢见血，却在远处又唱道：

小白鸡儿，脸皮薄，
杀我不胜杀那鹅。
那鹅说，我的脖子长，
杀我不胜杀那羊。
那羊说，四只白蹄向前走，
杀我不胜杀那狗。
那狗说，成天看门喉咙哑，
杀我不胜杀那马。
那马说，背上鞍子恁都骑，
杀我不胜杀那驴。
那驴说，成天曳磨呼噜噜，
您吃细来我吃麸，
杀我不胜杀那猪。
那猪说，吃您剩饭吃您糠，
杀我杀我就开腔，
哼唧唧见阎王。

大伯是村上唯一的杀猪匠，一套杀猪的家伙什儿尖刀、

挣扎着，只见脖颈下血窟窿里一股一股向外蹿血。挣一下，蹿一股，那猪的嚎叫声渐渐地低沉，渐渐没了声息，盆子里的血也快流满了。有人向盆子里洒了一把盐，鲜红的血慢慢变成深色，凝成了一团。

大伯旋又操起尖刀，在猪后腿弯处割开一道口子，用一根筷子粗细的探条（铁条、铁杵）捅起来。翻过来，翻过去，把猪的全身捅了个遍，然后趴在猪腿那割开的口子处用嘴吹起来。大伯腮帮子鼓来鼓去，脸涨得通红，片刻工夫，猪被吹得四蹄朝天，人们用棒槌或木棍捶打捶打，一直到吹得滚瓜溜圆的，便下锅了。

猪身下到锅里，只淹到了半边身子。大伯满头大汗地指挥着人们一边为猪翻身，一边用葫芦瓢往猪身子上浇热水。一群人手忙脚乱地齐下手，用尖石砸，用铁刮子刮，猪身慢慢变得白亮起来。待浑身猪毛褪干净，大伯拿出肉钩子来，一下子钩进猪屁股的臀尖处，一声吆喝，几人就把猪挂到了大杨树的树杈上，开膛破肚，掏出内脏，大砍刀卸去猪头与猪蹄，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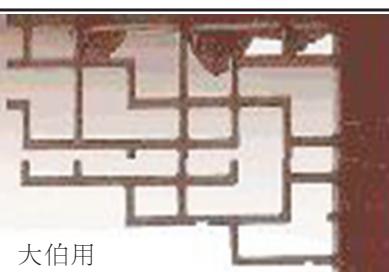
有会计掏出账簿呼喊着分肉。

人们都盯着那前夹肋和腰窝处，这地方是白花花的肥肉，盯得人眼里像要冒出火来，人人都打算着用这厚厚的肥肉化成膘油过油锅，炼过的油渣还能剁扁食（饺子）馅，炸点豆

腐干和素面菜丸子，热热呵呵过个肥实年。大家伙儿争吵了半天，大伯无奈，只好想出个抓蛋蛋叫号的办法，分分先后，叫大家撞运气了。小孩子们却全然不管这些，只要是肉，能吃上顿肉扁食就行，便兴奋地唱道：

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，
杀了猪咱就过大年。
二十三儿，祭灶官儿。
二十四，扫房子。
二十五，割豆腐。
二十六，去割肉。
二十七，杀小鸡。
二十八，贴嘎嘎。
二十九，去灌酒。
年三十儿，包扁食儿。
大年初一，放鞭炮，穿新衣，
撅撅屁股作作揖。
……

挤挤扛扛地分完肉，除了地猪毛和那口没了热气的大锅，肉架子上只剩下了一挂大肠。人人都嫌脏，没人去拾掇，



大伯用

围腰包起来，哼着路戏，疲惫地往家走去。谁知进院就和老婆对骂起来，原来是他家的一份肉忘了。肉也分完了，细想起来，分明是这一家那一家割肉上秤时，秤杆冒高不低，把水分给挤干了，挤得大伯家只剩下了一挂大肠。大肠是剁不成扁食馅的，大婶嘟嘟囔囔地骂，两个妹子嘤嘤地哭，一家人都是苦皱着脸，像天上低沉的黑云。

傍晚的大杨树下，大伯靠着树根“呼噜、呼噜”地吸着水烟，还是和往常一样喜笑颜开的。别人问他这年下的扁食咋吃？他说：“大年初一，逮个兔子，有它咱过年，没有它咱也过年。吃不住肉扁食，咱吃素的，豆腐粉条馅的，鸡蛋白菜馅的，红白萝卜馅的，咱多弄它几样。有这挂大肠，能多喝它几顿肠子汤，那味道美着哩。”

那边厢三奶掂着小脚，掂一块有二指宽的肉条子过来了。原来三奶听说大伯临了没有分到肉，忙称了称自家分的肉，明显涨出来有小半斤。三奶知道大伯是厚道人，给这家那家称肉，肯定也是只多不少，未了坑住自己了。三奶走到大伯跟前说：“保呀，忙乎一天了，孩子们也等一年下了，盼着大年三十吃这顿肉扁食呢。这块肉你就捎回去吧，好歹让她娘儿们几个吃一顿舒心饭吧。”

大伯忙站起来谦让着，眼里分明泪花花的。接过肉，“嗖”地一下就蹿回家了。大年三十的除夕夜，村上的饭场上空无一人。鞭炮“噼啪噼啪”在各自的院里炸响着，人们在自己家里围着火炉包着扁食，一家人欢笑着，那香气和烟气就弥漫在村子的上空。

我们一年一年长大了，春节也不知过了多少次，年年岁岁虽相似，岁岁年年皆不同。但次次的除夕夜吃扁食，就想起儿时那年杀猪过年吃扁食的情景。三奶和大伯很早就都下世了，他们可曾在地下吃八盘子八碗火锅海鲜等如此丰盛的年夜饭？

岁月如梭。一挂猪大肠让一家人过个年的日子，成了我心中年味最浓的记忆。



豆包AI生成